



阿布都尔·慕依斯著

錯誤的教育

錯誤的教育

〔印度尼西亚〕 阿布都尔·慕依斯著

陈霞如译

黄祥坤校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Abdul Muis
SALAH ASUHAN

根据 Balai Pustaka, Djakarta 1948 年版本译出。

封面設計：沈 荣 祥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京華印書局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828 字数160 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9 1/16 插頁2

1956年5月北京第1版 195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000册

定价(6) 0.75元

一 一对朋友

高大的树木环绕着网球场的四周，球场上寂静无人。下午四点半钟了，球场的树荫之间还透着强烈的阳光。

在梭洛的一些“知名”人士每天下午都上这儿来打网球。他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西方人和东方人，都聚集在这儿尽情的运动，这种运动已一天比一天更受到人们喜爱了。

球场上尚无一人，坐在球场附近浓密树荫下茶桌前的那对青年也还没有开始玩球，虽然他们已穿上了打球衣服，椅子旁边放着两个球拍，可是他俩却闲坐在球场地边。这一切说明他们一时还没有上场的意思。

“汉！”一位美丽的西方姑娘一边说着一边将茶斟在两个杯子里，加上糖，搅拌着，“我每天很早就来，还经常先上你家去，你想别人会作何猜想。”

“人不应该干预别人的意愿，”那个刚被姑娘称做汉的青年回答道，“只要别人的行动并没有打搅或损害他。如果每一个行动，即使它并不招致别人的不快，也要先问

問別人的看法怎樣的話，那麼人的生活就將會變得沉重了，珂麗。”

“是的，漢！但是每件事總該有個限度。雖然超越常規的事情或行動不是任何人都会去做的，但不妨礙別人嗜好事情也可能會有碍禮貌哩。”

“禮貌，難道像我們這樣，在這個通常會客訪友的時間，在這個明亮的地方，相距一公尺，隔着茶桌坐着，也能說是失禮嗎？”

“不，只是……你是個青年男子，我是個未婚姑娘，社會已經確定了不成文的各種禮法。誰想在這社會上安靜地生活，誰就得規規矩矩地遵守這些禮法。”

“啊，這禮法界線在哪裡？你是歐洲人，你們男女是可以隨便交往的。有夫之婦被另一位先生帶着或挽着手已是很平常了，沒有什麼成文或不成文的禮法來禁止他們。這是關於交際方面的。再舉一個別的例子吧。在阿拉伯，女人從頭到腳都要用東西遮蓋着，可是在美國，許多靠海濱的熱鬧城市，太太和先生們就穿着游泳衣來回走着，上酒館。但是另一部分西方人卻又不同，如果主妇敢穿着比跳舞衣更能遮身的睡衣走出大門，那麼這位太太就一定被人說成‘有傷風化’。對我來說，這個禮法的界限的確很不明確，——因為它沒有明文規定。”

“漢納非，你又開始討論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和禮節了；你一向就不願重視或承認民族間的風俗習慣是有區

別的。每當我們交換這方面的意見時，你总是不愉快，好像做一個本地人是件難為情的事，而你卻認為是我在鄙視本地民族。老實說我的皮膚也是有色的，我的母親是個地道的本地人，雖然我本人算是歐洲人。可是……關於輕視本地民族的一些話從你嘴里吐出來的竟要比我的多。我們來談一談……”

“我確實知道我不外是一個本地人，珂麗！你別再重復它了。”

“漢納非，漢納非！看來今天你很不高興。要是我不了解你的性格和心理，必然會產生誤會。但是我們從小就在一塊兒；從小學開始就在一起。你的脾氣我是很清楚的。你先冷靜一下；好好地聽一聽。我們來談一談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吧。我們用不着再談論那些流行的或者是被其他民族所改變的衣服式樣的事情，因為在他們國家里，對這件事情正在展開爭論。我們也跟着他們來傷腦筋又何苦呢？我知道，即使明天或后天梭洛城的人們普遍地穿着游泳衣來回走着，我決不會跟隨這一‘時髦’的潮流走的，不，漢納非——我們爭論的是某一民族在交際中的風俗習慣問題。在我們歐洲人的交往中，就像你剛才說的，的確男女交往是非常隨便的。因為這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所以男女交朋友，別人是不会立即指責或把它當作坏事看待的。可是，你們這一民族，特別是在蘇門答臘，人們的交往情況就不同了。甯說是和別

的女人，——就是和自己的親屬，甚至與親姊妹在一塊兒談笑，一塊兒走路，有人就會說怪話了，碰一下別的女人的手臂，你們的人就要認為這是違法的。不要誤解西方人的交際。一個青年如果經常和一個姑娘在一塊兒，那麼別人只認為他們是未婚夫妻，但假設是本地人的話，就會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大肆貶低這女孩子的品格。你要知道，漢納非，女孩子的名譽是多麼難保持，在你們本地人中間，女孩子的名譽更是不牢固。而你，不管怎樣，究竟是個本地人，漢納非！”

“你已說過多少次你是西方人而我是有色人種的話了。如果我們的來往只因我是本地人而有所阻礙的話，那麼最好還是坦白地說出來好了，珂麗！你近來好像是只溫馴的鴿子，可望而不可及。如果你這樣厭惡本地人，那為什麼又願意和我來往呢？”

漢納非顯得不愉快，一邊說着一邊打開放在桌上的一張報紙，裝着要讀的樣子。

珂麗撫摸他那握着報紙的手，左臉頰上因甜笑而呈現出酒窩，說道：

“唉，漢納非！你是不是認為那張報紙比我更能吸引你的心？”

漢納非含情脈脈瞧了這位美麗的姑娘好一會兒。她好像要用微笑來征服和軟化心腸最硬的人。

的確這秀色迷人的珂麗今天看起來有些特殊，深紅

色的羊毛網球衣緊緊地貼着她那苗條的身材，好像畫里的女郎一樣。她有着淡黃色的皮膚；罩在头上的髮網幾乎蓋不住那黝黑的鬚髮，几撮頭髮露在髮網的邊緣，垂在臉頰和可愛的頸項上。這一切美麗和風度確實是使男子們為之神往的。

漢納非無法喬張作致的再矜持下去了。

他瞧着姑娘誘人的眼睛，緊緊握住她的手，隨着吻了吻她的手背。

珂麗好像被蠟子刺了一下，很快地把手從漢納非的手中抽了回來；帶着甜笑把視線瞟向球場那邊去。

漢納非有些生氣，因為希望變成了泡影。他也向球場那邊望去，他馬上平靜了下來，因為他看到了銀行經理勃朗姆先生和夫人正朝着球場走來了。

“啊，真是一對鴿子！”勃朗姆夫人老遠就笑着，並用她手上的球拍向這對青年搖擺着，“嗯，一對年青人！”

“是的，”漢納非一邊應着一邊笑着。珂麗的臉突然紅了起來。“勃朗姆夫人您把珂麗比着鴿子再合適不過了。看起來很馴服，伸手可得，可是要去捉她，卻飛掉了。”

“這是說我嗎？”珂麗用荷蘭話問道，左臉上現出了酒窩。

“容易得到的也會容易跑掉，”勃朗姆夫人說道，“麻雀只值五個仙^①，因為牠太馴服易捉，可是天堂鳥卻應該

同黄金一样值钱。”

这时，珂丽、汉纳非都和这对夫妇握了握手。勃朗姆夫人开玩笑地问道：

“哎，珂丽！你是麻雀还是天堂鸟？”

“我是一只鹭，夫人！”

“这地方还不一定有鹭呢，珂丽！”勃朗姆先生说道，“就算有吧，像汉纳非先生和我以及我们的许多朋友这样平凡的人，可不能与鹭相比。”

“不一定，先生，”珂丽婀娜多姿地回答道，“凡是有坚定信心有办法的人，他的事业必然成功。”

“哈哈！”勃朗姆先生又说道，“有道理，说的十分坦白，喂，汉纳非！珂丽小姐问你心坎里还有空地吗，珂丽小姐要占有它。”

“啊，汉纳非心坎里有很大一片空地呢，”珂丽边笑边道，“就是放下两三个女人还嫌很空呢。”

“珂丽！”汉纳非叫道——再也接不下去了，他的声音在颤动。

就在这个时候，看到他们的朋友，都双双而来了。珂丽很高兴看到了跟教员白尔根夫人同来的那位本地姑娘。

“阿敏娜，你来迟啦！”珂丽叫道，同时迎上前去，好像

① “仙”是印度尼西亚币的单位，相当中国的“分”。

故意要解除那段談話引起的別扭似的。

过一會兒，打球就开始了。他們一对对地对打着。

珂丽不得不同汉納非搭对。她心里也很願意。据她說，这倒並不是因为願意同汉納非“形影不离”，而是想从他那兒更好地學習打球。如果和汉納非对打——她一边微笑着，一边挤了挤眼睛——就是時間再久也学不到什么的，因为汉納非总是遞給她最易接的球，尽管这些說明使好多人都听到了，但汉納非还是輕声地对她耳語道：

“是的，珂丽！我不忍心打敗你。”

“假話，”珂丽回答說。汉納非看她那說話的姿態，簡直可以使自己跪下去吻吻她的鞋跟。

每次打完球，汉納非总是送她到家門口，他很少进屋里去；珂丽的父亲虽然总要請他进去，但他知道这个很少有笑容的老人的邀請並不是誠心誠意的，只是为了客气一下罢了。

这一天也是如此。汉納非和珂丽在杜布須先生的楼梯前握手道別。

这时，汉納非心里很不愉快。他滿以为珂丽会向他表露愛情。但是只握了握手，是不能使他滿意的，接着他躊躇起来。

“現在該做出决定了！”他心里想道。“如果不現在決定，那就再也不可能了！”

於是在沒有分手轉身前，他向姑娘說道：

“你的假期只剩下五天了，珂丽！到现在为止你还未曾看过我的新画。你愿意明天下午五点独自一个人上我家去吗？我还有事情要和你谈。”

珂丽沉思了一会儿，眼睛瞧着地上，好像正在数着院子里的小石子。

“珂丽！”汉纳非一边摸她的手一边说道，“你是否觉得上我家去就降低了你的身份呢？”

“好吧，汉纳非，我和阿敏娜一道去。”

“不，珂丽，我只要你一个人去。”

“汉纳非，别人的话我们应当注意。你忘了我们方才讨论的事了？”

“啊，从我们还是穿童装的时候起，全梭洛的人就已经知道我们了。你在这儿只有五天了，我们每天只能在院子里坐在一起——那么到我家的阳台上去坐坐谈谈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不是一个人独自在家，还有母亲和我住在一起。明天五点钟，珂丽来吧！”

“嗯……好吧！”珂丽梦呓般地回答。

“啊，亲爱的！”汉纳非兴奋地说，紧紧地握住珂丽的手指。

“啊哟！”珂丽好像有些生气了，但还是微笑着。“别忘了，我们是在大路上，还没到那种程度呢，先生！”

“明天傍晚，五点钟，珂丽！”

二 父与女

珂丽的父亲杜布須先生是一位退休了的法国建筑师。在晚年，他过着隐士般的生活。当他的妻子——那个和他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梭洛女人一死，他便退出了社交场合。他不拜访别人，但也不拒绝别人的拜访，因为一般法国人的习惯，是要讲究礼貌的。可是拜访的人都会感觉到，只有那些不盘桓太久的客人才能博得主人的几句好话。

杜布須先生以打猎为消遣。虽然他年已六十，但没有一座森林他没有进去过；没有一座高山他没有攀登过；没有一个山谷他不曾走过。只要他手里拿着连珠猎枪，即使遇到熊或老虎，这位老人也是很镇定的。

听到他的枪声，同行的人都自信他们一定会有野兽扛回家的。

杜布須先生特别喜欢打老虎，他往往一出门就是好几天。如果他带去的饼干和威士忌酒还没有吃完，他是不会空着手回来的。

他把猎得的虎皮晒干，用他熟悉的几种药品涂上。他等上过药品的虎皮干燥后，就连头盖骨、虎爪一起装进他自制的木箱寄到巴黎去鞣制。他把鞣制成的虎皮再运到

爪哇及欧洲各地去出售。

这种消遣增加了杜布須先生养老的收入。

杜布須只是为了他的女兒珂丽而生活。

珂丽六岁死了母亲，那时杜布須先生还担任建筑师职务。珂丽小学畢業后，就送到巴达維亞的沙冷巴寄宿学校讀書，因为她父亲不想讓他孩子在學業上半途而廢。

当时杜布須先生感到很难过。他不願意离开爱妻的坟墓；梭洛吸引了他的心，因为这里就是他妻子的故乡。繁华的巴达維亞一点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是因为心灵受到創伤而离开了法国；欧洲是不会使他向往了。然而現在他又要以沉重的心情跟他的女兒——他为了她而活着——分別了。

珂丽必須受到适当的教育。因为給孩子留下些遺產並沒有多大意思，孩子应当为自己將来的前途而掌握世界上最高深的知識。她万万不能因为她父亲的軟弱情腸而誤了學業，其实他在珂丽上学这一事情上是已經够疏忽了。自从他的妻子死后，他一直不同意送珂丽去巴达維亞讀書，因为他一分鐘也舍不得离开她。

珂丽到了八岁那年才开始上学。她小学畢業后，父亲又犹豫不决，不知道送她到巴东上中学好呢，还是送她去巴达維亞进荷蘭中学好。珂丽很順利地考上了这两个学校，但因她父亲舍不得与她分离，因而又荒廢了她兩年光陰。这兩年，父亲和她住在家里。到了十六岁那一年

她才告別她父亲从埃瑪港^①乘船去巴達維亞。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珂丽在荷蘭中学唸了三年書后，放假回家，实际上珂丽想就此結束学校生活，然而她父亲却極力要她繼續唸到五年畢業。

年方十九的珂丽自己感到是一个大姑娘了，她的美丽使一切熟悉她的男人，無論老少，都向她献殷勤，都讚揚她的美貌，因而攪乱了她作学生的处女的心情。

如果打开她的箱子，人們將會因看到許許多多藏在箱子里的用各色絲帶系着的信件而感到惊奇。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不曉得有多少个傾心於她的巴達維亞青年給她写求婚信。每次当她从邮局收到这些不速之客的来信时，她总很激动地打开了它，心想：“又是那一个瘋子啊！”

那些来信有着各种各样的內容，每封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無限爱恋”。有的採取威胁的口吻說，如果得不到她的爱情，他就將要用槍在她的窗下自杀；有的說要投芝里翁河；也有的說要去美国流浪。

珂丽对这些各种各样的“哀号与哭泣”一概置之不理，珂丽对这些即將永別这“哀伤世界”的威胁口吻，常常独自狂笑。每当讀到这一类的威吓信时，珂丽往往这样自語：对那些想用槍在她窗下自杀的人，她說：“小心，可別过了晚上十点鐘，否則就会把我从睡夢中惊醒；”对那

① 埃瑪港是荷蘭殖民时代苏門答臘西部的一个港口的名称。

些要投芝里翁河的青年，她說：“別忘了戴上游泳帽，不然把您的分頭弄亂了，太可惜！也別忘了穿套鞋，因為芝里翁河底很泥濘！”對那些要去美國流浪的，她說：“您先把台卡公園的入門券用完吧，剩下不用豈不可惜嗎！”

她就是这样嘲弄那些表示愛她愛到“極點”的人。但是，她却並不厭惡這一類的信件。她把它們看作是一種“可喜的事”，全收集在母親遺留下來的小箱子里。她自己也不知道存着有什麼用。她一封信也沒有回，如果有人接二連三來信，她会微笑地回答道：“這一類話對一個學生來說是不合適的！”

漢納非說得真對：“她像鴿子般的溫馴。”

傾心於她的那些青年人沒有一個人能肯定到底是有希望呢，或是已被拒絕？珂麗對每一個人都很友好，但如果有人想要超過某種限度，她立即就会築起一座堅固的堡壘來回答他們，以致於沒有人敢接近她。

珂麗了解愛情的意義嗎？這很難說，她自己似乎也還不自覺。當男人稱讚她或用特殊的眼光注視着她時，她会感到說不盡的快慰，如同一個人久旱逢甘露。可是一旦傾心於她的人要和她正經地談談愛情，她却又變得很冷淡，甚至討厭那些被她的眼睛和她的性格所俘虜的人。

漢納非離開後，珂麗走進了自己的屋子。

“日安，爸爸！”珂麗走進中廳時匆匆忙忙地向她父親

問安。她父亲正坐在那兒喝茶看報。

“日安，珂麗！”她父亲回答着，同時望着他女兒的桃紅色的臉蛋。

珂麗臉上的紅潤對杜布須先生來說是極平常的事，特別是當她打完球以後。然而她今天的情緒却有些不尋常。

她一坐在沙發上，就把球拍扔到角落里，匆匆忙忙地脫下球鞋，把它遠遠地扔在一邊，最後倒臥在沙發上，一言不發。

她的父亲默默地注視着這異乎尋常的舉動。

“西敏！”珂麗用尖銳的聲音大聲喊道。

“是，小姐！”

“我要冰水……加上酸果汁……啊，不，加上凡尼里香精糖漿好些……”

不一會，她又說：

“西敏，我不要啦，你給我蘇打水吧！”

“加不加冰，小姐？”

“當然啦，蠢貨！加冰！加許多許多冰，加一磅，兩磅！”

說着，她立刻爬了起來，跑到食物櫃前，吼道：

“你是不是要讓我渴死？西敏，快點給我多拿些冰來！”

說完后，她從西敏手里奪過來一瓶打開了蓋的蘇打

水，將它倒在玻璃杯里。苏打水滿出了玻璃杯弄湿了緞子台布。

“冰，西敏！有沒有冰？”

此时珂丽已一口气喝完了一滿杯苏打水，脚不断地躁着地板。

西敏急急忙忙从冰箱里取出了冰，正想拿一大塊来冲洗时，珂丽已从他手里搶了过来放进杯里，又使杯里的苏打水溢了出来。

“你这台布，讓你完蛋吧！”珂丽微笑地望着台布說道。

她飲着滿杯的苏打水，一边走到沙發前，把几乎已空了的杯子放在茶几上，然后又躺在沙發上，嘆了一口長气。

“珂丽！”父亲温和地喊她，“什么事使得你这样？”

“怎么啦，爸爸？”

“你有些反常，和气些吧。你好像心里有什么不愉快似的。”

“啊，没什么，爸爸！我只是因为打球打得太累太渴罢了。”

“假如是这样，爸爸就放心了，睡一会儿吧，歇口气。別脫运动衣，以免着凉。唔，孩子，你的臉色就像熟了的水蒲桃一样。”

珂丽不答腔。她瞧着房里的天花板，好像正在数着